

西萬提斯的
未婚妻

謝嘉祥·徐麗村·合譯

林左阿牙班西

妻婚未的斯提萬西

譯合・村霞徐・舒望戴

行刊社光國州神海上

1930

譯者小引

阿左林 (Azorin) 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西班牙的莫諾伐爾 (Monovar)，他的真名是馬爾諦奈思·盧伊思 (Martinez Ruiz)。他和巴羅哈，烏納木諾，培納文德等同為「一八九八派」，為新世紀的西班牙文學開濬了一條新的河流。他的作風是清淡簡潔而新鮮的，他把西班牙真實的面目描畫給我們看，好像是荷蘭派的畫。關於他的詳細的研究，可參看霞村所著：「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本書是法國比勒蒙 (G. Pillement) 所選譯的 Espagne 的全部的轉譯。比勒蒙 氏是法國西班牙文學的權威，並與原著者有私人的交誼，想來他的譯文總很

可靠，而有深切的了解吧。

譯者

內 容

譯者小引·····	一
一個西班牙的城·····	一
一個勞動者的生活·····	七
修傘匠·····	一三
員外約根先生·····	一七
賣餅人·····	二三
約翰貝特羅的兒子約翰·····	二七
安命·····	三三

節日·····	完
夜行者·····	完
鬪牛·····	完
沙里奧·····	六七
哀歌·····	七九
孟戴涅的理想·····	八七
黃昏·····	九五
西萬提斯的未婚妻·····	一〇五
一個「伊達哥」·····	一二五
瓶香·····	一三九
阿娜·····	一四九

侍女·····	一五
內閣總理·····	一六
加羅斯·魯比歐·····	一七
一個馬德里人·····	一七
蒙德拉路·····	一七
夜笛·····	一八
故居·····	一九
比雷奈山間的結語·····	二〇

一個西班牙的城

城是建築在山腰上，山脚下流着一條小河。領域是很廣大，牠是由麥田和橄欖園組成的；人們在小河的水磨坊裏磨麥，油是在老舊而粗笨的螺旋榨牀中製造的。

城裏的道路都是狹窄而彎曲的；有幾條是有方形柱和老舊的柱頭所架成的牌坊。有幾條路名叫：保姆胡同，憂愁胡同，皮袋匠胡同，硝皮胡同，老學院胡同，舉薦胡同，敗門胡同，學士胡同，麵包和炭胡同，老麵包店胡同，臘脂胡同，修士胡同，童農胡同。

運貨車夫，馬車夫，販子都住在三個老舊的客棧裏：安東，加拉圖客棧，

靈魂客棧，月亮客棧；第一家生意最好；在牠的唯一的露台上，有一塊牌子，上面寫着：「乾草，燕麥，水，一應俱全」。

城裏有四個教堂：老教堂，新教堂，聖菲力伯教堂，綠山諦阿戈教堂。聖菲力伯教堂因為失修，已經不開了；老教堂只剩下幾座內牆，屋頂已陷落了，野草都在牆上生出來。綠山諦阿戈教堂是一座十六世紀的莪特式的美麗的建築物，牠有一個沉靜的小院，鋪砌着大石板，小院有一口雕欄的井。新教堂是古典風的，海萊拉式的，牠是嚴肅而冷然的。此外在城裏有三個小教堂：岡地里柯的基督祠，巴時的聖母祠，聖洛克祠。在那臨瞰着全城的山頂上，耶穌受難的十字架顯出着，你可以從一條種着柏樹的路到那裏去，做歇腳處用的小教堂都已半頹敗了。你還可以數出兩個尼菴來：培那第奈思菴和加美里代思菴。

地方上工業很少；在河邊你可以看見兩個老硝皮廠；還有三個肥皂廠。從

前，這裏所織造的布是很多的，這種重要的工業，現在只剩了兩家手織工場了；其中的一家是一個年老的織工開的，他不大工作，別的一家也只每星期做兩天的工，在上時的時候。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城裏有三家闊人家：約翰·曼多若家，加里洛家和愛斯基佛萊思家。約翰·曼多若到馬德里去，在那裏不久在貧困中死去了；加里洛開始喝酒，結果是家產蕩然無餘了；愛斯基佛萊思家的兩弟兄都是因賭博而傾家蕩產的。這幾家的田地產業大部份都入於那些驢子商之手。這些驢子商都是異鄉人，把驢子欠賬賣給農夫，得到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利錢而發財的。

城裏的紳士都聚集在一個設備不完全的總會裏。那總會有一個火爐，幾張發煙的煤油燈和幾張大理石的桌子。在那裏，人們談着政治和收成，而在九點半或十點鐘的時候，看門人便熄了煤油燈回家去了。城裏有十四個沒有畢業的

中學生，四個醫生和十二個律師。這些律師中，只有六個有生意；在他們呈給審判官的呈子上，他們刻苦地互相謗毀着；有機會他們便煽動起從前的事情，唆使可憐的人們打官司，叫這些可憐的人們害怕而拿出些錢來。在五月裏，人們慶祝着綠山諦阿戈祭。在城裏有一個「垂死的人的基督教會」；當一個教友死了的時候，教會裏的僕役便沿路搖着鈴喊着：「富拉諾·德·達爾在某時入土！」

在這個地方，夏天是很熱的，而冬天却很長很寒冷。紳士們是不相往來的，住宅的門戶老是關着，路上走過的人很少；冬天天氣好的日子，你可以看見密密的一羣鄰人，都縮在他們的襖色的外套和大衣中，在廣場上曝日。天永遠是青色的。地方上什麼事也沒有。在沈靜中你可以聽見鐵匠作的聲音和鷄啼聲。在城裏的遠處或是在附近的鄉間出了一件可怕的，沒有聽見過的案子，家家戶戶都長時期地談論着。

城裏最著名的人物是：華甘員外，貝里哥，安東紐和「小東西」。華甘員外是矩謹而和氣的，他讀過勞倫特的「人類史」，他曾經和里弗洛是好朋友；他說他有一個在五年內復興西班牙的完全的計畫。貝里哥，安東紐是被靈性論和磁氣學所弄糊塗了的，他在衣袋裏老是有幾本書和稿子的，他固執着要他的朋友們去讀幾段。

「小東西」是一般人所注意的人物，他是快樂而諧謔的，他的光榮在慶會和宴會上表現出來，他知道許多故事又會說笑話，人們玩着的地方他是都到的，紳士們帶他到他們所組織的獵會裏去。

在嘉年華會的時候，有些人戴着面具，穿着古怪的衣服，肩上背着一把舊掃帚在街上走着。農民是很窮，在城裏每星期只殺三四頭羊。在地方的歷史中，最可紀念最主要的事情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因饑荒而起的民衆的鬧事：人

們燒了裁判所和縣署的文件。可怕而發怒的農民，帶着他們的大鐮刀和鋤頭滿街地跑着。

（望舒）

一個勞動者的生活

我要用很少的幾行來寫一個可憐的人的故事。這位可憐的人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他沒有名字。有的人稱他的時候說「一個人」，有的有說「那傢伙」，又有的人則親熱地叫他「叔叔」。可是，這位可憐的人並不是誰的「叔叔」；至於「一個人」，這世界上是有很多的，而至於「那傢伙」呢，全地球的人都可以說是「那傢伙」。這一切都可以使讀者知道，這位可憐的人什麼都不是，他沒有一點聲嗅，他死了也沒有人輕視他，他甚至連名字都沒有。

現在讓我們看他的住所吧。這人住在鄉間。他的家離城很遠。他的房子是十分小，十分簡陋。牠有四面土牆，一隻床，幾把椅子，一張桌子和一兩個烹

調的案子。房子後面有一個小院子。這在過慣了安適的生活的讀者們也許覺得冷硬，不舒服，殘酷；但是那位可憐的人却覺得這是既不好又不壞。他祇是漠不關心地活着，也不想有別的東西。

這位可憐的人的生活是很簡單的：他在日出以前起來，他在日落兩三小時後睡覺。在這中間，他到田地裏去，他勞動，他掘地，他修樹，他鋤草，他墾地，他糞地，他拔麥，他收穫，他打麥，他種葡萄和橄欖。他耕種他自己所有的兩三片地。他不能磨橄欖以取油，因為他沒有磨，他不能榨葡萄，因為他沒有榨床。他把他的橄欖和葡萄賣給那些投機商，「照了他們願給的價」。這位可憐的人的飲食是很疏淡的：他祇是吃蔬菜，吃番薯，吃鄉下做的麵包，吃葱，吃蒜，一年至多吃兩三次肉；一把核桃或杏仁在他就是最美的盛饌。在工作之暇，這可憐的人便和一個和他一樣可憐的人談談話，同時手裏都編着筐

子。他所談的事都是很俗的：他講到天氣，講到雨，講到風，講到霜，講到穀。有時他也想起他在年輕的時候遭遇的一件不關重要的事。這位可憐的人祇對於很少的事情有知識：他能從雲的樣子猜出落雨不落雨；他大略地知道某塊地或某塊地能出多少穀，以及一對騾子一天能耕多少地；他可以看出一隻羊是不是有病；他認識田裏和山中一切的草和一切的植物，野薄荷，山蘿蔔，拉芳德草，馬若蘭草，羅馬蘭草，甘菊，丹參，尤斯加姆草，油菜；他可以從牠們的落羽，從牠們的飛法，從牠們的叫聲辨出鄉間一切的鳥，鴛鴦，鸛鷀，小鷗，百靈，啄木鳥，鵲，紅雀，白畫眉，守林官。他的政治觀念是很模糊的，是不清楚的，他有時聽人講到那些治理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做什麼事。他的道德觀念祇是：不加惡於人，盡力工作。

有時，他收穫不好，或是一匹騾子死了，或是他家裏一個病人了，或是他

沒有錢納稅。這位可憐的人既不悲嘆也不咒罵，他說：『呃！我們怎麼辦？上帝有數，上帝會出我們於困難。』這位可憐的人微笑了，安命了，他取出他那裝着污菸的小袋，做了一個煙捲，擺着兩手，開始抽起煙來。

這位可憐的人已經老了。他的女人也是一個小的老婦人。他們有三個孩子，一個死在古巴的戰事，還有一個，是運輸工人，也死了，碎在兩輛貨車中間。第三個，是一個女孩，非常和氣；有一天，她和她的未婚夫跑到首都去，從此便沒有人再見過她。這位可憐的人，有時，當他想起這一切時，便發出一聲嘆息，但是不久他便又高興起來，又微笑起來，照例叫道：『呃！我們有什麼辦法呢？上帝是這樣規定的！』

這位可憐的人對於將來沒一點觀念。將來是許多人的夢魘和苦痛。這位可憐的人並不去想明天。『每天有每天的難處，』四福音裏說。我們對今天的難處